



女強人

[美] 西德尼·谢尔登

香港新艺城影业公司出品

女 强 人

〔美〕 西德尼·谢尔登 著

宗 斯 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女 强 人

〔美〕西德尼·谢尔登著

宗 斯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 字数：358.4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296·151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亿万富翁、跨国公司的大老板，女强人凯特为中心，展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画卷。它描写了纽约企业竞争的残酷，巴黎夜生活的荒淫，南非寻宝的历险，伦敦贵族学校的丑闻。笔触所及，既有种族凶杀，也有骨肉倾轧，既有情场心计，也有变态的肉欲性虐。此外，复仇，劫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集中揭露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塑造了一个西方企业家的典型，多层次地揭示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毁灭。

本书是美国作家西德尼·谢尔登的又一新作。他的几部长篇小说《裸脸》、《血缘》、《巨星孤影》、《天使的愤怒》备受好评。《女强人》在一九八二年全美国畅销书中名列第一。

目 录

序 幕	凯特1982.....	(1)
第一卷	杰米1883—1906.....	(7)
第二卷	凯特与大卫1906—1914.....	(173)
第三卷	克鲁格—布兰特公司1914—1945.....	(225)
第四卷	伊芙和亚历山德拉1950—1975.....	(323)
尾 声	凯特1982.....	(503)

序 幕

凯 特

1982

宽敞的舞厅里挤满了凯特熟悉的鬼魂，凯特瞧着鬼魂们跟有血有肉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客人，跟那些打着黑色领带，穿着闪闪发光的晚礼服而毫不觉察的男女宾客在一起，在舞场里溜转。在凯特的心中，这是一个奇异的梦境。生日庆祝会在缅因州达克港的雪松山庄举行，出席的来宾有一百人。“鬼魂们不算在内，”凯特·布莱克韦尔苦涩地这样想。

凯特是个身材细小纤弱的女人，带着一种威严的气度，使她看上去比实际要高。她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孔，一副高傲的骨格，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和一个顽强的下巴，是她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祖先的混合物。她有一头细软的银发，昔日一度乌黑华丽，浓密垂肩。在她穿的象牙白色天鹅绒衣裙优雅的衣服的影衬下，她那柔软的皮肤呈现出老年人有时会有的那种半透明状。

“我不觉得自己已经九十岁，”凯特想，“这些岁月到哪儿去了？”她注视着那些正在跳舞的鬼魂，“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些岁月里，他们是那些岁月的一部分，是我的一生的一部分。”她看到了班达，他那高傲的黑脸宠容光焕发。还有她的大卫，亲爱的大卫，高大、年青、英俊；他瞧着别人的样子，跟她初坠情网时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会儿他正冲着她微笑。于是她想道：快啦，亲爱的，快啦。她多么希望大卫能够活到今天，见得到自己的曾孙儿。

凯特用双眼扫过大厅，直到看到曾孙儿为止。曾孙儿站在乐队旁边，瞧着他们演奏。他是个漂亮迷人的男孩，差不

多八岁了。长着一头金发，穿着黑色天鹅绒上装和格子呢裤子。罗伯特长得跟他的外高祖父杰米·麦格雷戈一模一样，麦格雷戈的画像就挂在大理石壁炉的上方。罗伯特好象觉察到凯特注视着自己，转过身来。凯特挥手叫他来到自己身边，她手上那颗完美无瑕的二十克拉大钻石在水晶吊灯的辉映下闪闪发光。这颗钻石是她的父亲当年在一片沙滩上用双手掏出来的，已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年了。瞧着罗伯特穿过跳舞的客人向自己走过来，凯特心里乐滋滋的。

“我属于过去。”凯特在想。“他属于未来。有一天我的曾孙会接管克鲁格—布兰特公司。”罗伯特走到她身旁，她在椅子上挪动身子，为他在身旁腾出一块地方。

“生日过得很开心吧，太奶奶？”

“很开心，谢谢你，罗伯特。”

“乐队顶呱呱，指挥真不怎么样。”

凯特瞅着他，一下子感到迷惑不解，但她锁着的眉头马上展开了。“噢，我猜你的意思是他真不赖吧？”

罗伯特朝她咧开嘴笑笑。“对。太奶奶，你看起来确实不象九十岁。”

凯特·布莱克韦尔大笑起来。“我不觉得自己已经九十岁了，不过不要对别人说，就我们俩知道好了。”

他把自己的手塞进她的双手里，他心满意足，一声不响地坐着。他们之间八十二年的差距使他们感到亲切愉快。凯特转过身去瞧她的孙女儿跳舞。孙女儿跟丈夫无疑是舞场上最漂亮的一对。

罗伯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跟祖母坐在一起，她想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不会衰老。从来没有人猜得到她一生的种种经历。”

音乐停了，乐队指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向诸位介绍罗伯特少爷。”

罗伯特使劲捏了捏外曾祖母的手，站起来朝钢琴走过去。他坐下来，脸孔严肃而专注，接着他的手指开始在钢琴的键盘上飞快来回。他弹奏俄国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曲子，乐声就象在月光映照下水面上的涟漪。

他的母亲一面听他演奏一面想道：他是个天才。他长大后会当个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再是她的孩子了，他将会属于全世界。罗伯特弹奏完毕，响起了热烈的、真诚的掌声。

先前宴会是在户外举行的。整齐的大花园用灯笼、绸带和汽球装饰得一派喜气洋洋。乐师们在露台上演奏。男女仆役在宴席间穿梭来往，安静而干练地保证盘满杯盈。席间宣读了美国总统的一封贺电。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向凯特祝酒。

州长称颂她：“……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凯特·布莱克韦尔在世界各地捐赠的数百项慈善事业闻名遐迩。布莱克韦尔基金为五十多个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福利作出了贡献。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说过，‘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受过一个人那么多的恩惠。’我有幸很早就跟凯特·布莱克韦尔相识……”

“真见鬼！”凯特想，“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他的话听起来象在颂扬圣人。假如所有这些人人都知道真正的凯特·布莱克韦尔，他们会怎么说呢？生我的是个贼。我不到一岁就让人绑架了。假如我让他们瞧一瞧我身上的枪伤疤痕，他们会怎样想呢？”

她转过头去瞧着曾经企图杀死她的那个人。她的目光越过这个人，停在躲在暗处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戴着面

纱遮盖着自己的脸孔。远处传来一阵雷鸣，凯特听到州长结束讲话，并向大家介绍她。她站起来，望着聚拢过来的宾客。她开始讲话，声音坚定有力。“我比你们各位都活得久，正如今天的年轻人所说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很高兴自己能活到这个年纪，要不然的话，今天我就不会跟你们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从遥远的国度来和我在今晚相聚，你们一定会因为旅行而劳累。要我期望各位象我那样有活力是不公平的。”众人大笑起来，向她鼓掌。

“谢谢各位使今天晚上令人那样难忘，我将会铭记终生。希望休息的客人，我们已经为你们收拾好了房间。不打算休息的，将要在舞厅举行舞会。”又一阵雷鸣的掌声，

“我提议我们大家都进屋里面去，不然就会陷进一场有名的缅因州风暴。”

现在宴会和舞会都已经结束，宾客们都休息去了。只剩下凯特独自一人，和她的那些鬼魂相伴。她在图书室坐下来，不由自主回顾起过去的岁月来。她突然感到灰心丧气。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叫我凯特，”她这样想，“他们全都去了。”她的世界已经缩小。朗费罗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

‘记忆的叶子在黑暗中飒飒哀鸣’？她不久就要归于黑暗，但时候还没到来。“我还得干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凯特想“忍耐一下吧，大卫，我很快就会跟你在一起。”

“奶奶……”

凯特睁开双眼。家中各人已经走了进来。她挨个儿瞧着他们，她的眼睛是一部无情的照相机，没有什么漏得过去。

“我的家族，”凯特想。“我的永生。一个杀人犯，一个怪

人和一个疯子。布莱克韦尔家的血脉。难道这就是所有那么多年的希望和痛苦所带来的结果吗？”

她的孙女儿站在她的身旁。“奶奶，你没什么吧？”

“我有点累了，孩子们。我想我该上床了。”她站起身来，开始朝楼梯走过去。就在这一刻，雷声大作，暴风骤起，雨打在窗子上象机关枪在吼叫。她的儿孙瞧着这个老妇人登上楼梯的顶端，挺立在那儿的是一个高傲的身影。这时一道闪电亮过，几秒钟后传来一声霹雳巨响。凯特·布莱克韦尔转过身来俯视着各人，她开口说话，带着她祖先的口音。“在南非，我们通常管这个叫做狂风雷暴。”

过去和现在又一次混合起来了，她沿着走道朝她的卧室走过去，在她的周围是那些熟悉的、令她感到慰藉的鬼魂。

第一卷

杰 米

1883——1906

第一章

“天啊，这是一场真真正正的狂风雷暴啊！”杰米·麦格雷戈说。他是在英国苏格兰高原那些猛烈的暴风雨中长大的，但他还从未见过这样酷烈的风暴。下午的天空突然被浓密的乌云遮蔽得无影无踪，白天顿时变成了黑夜。乌云密布的天空被一道道闪电照亮，闪电灼焦了空气，接着是炸雷。随后下起了暴雨。阵阵暴雨猛打在一排排帐篷和铁皮小屋上，把克里普德里夫特的肮脏小街变成了汨汨泥流。天空中滚滚而过的雷声在隆隆轰鸣，一阵接一阵，好象天上在进行着炮战。

眼看着一幢泥砖房子化成一堆烂泥，杰米·麦格雷戈赶紧站到一旁去，他简直不知道克里普德里夫特这个镇子还能不能生存下去。

克里普德里夫特其实不是个城镇，而是由东一片西一片帐篷组成的村落，一堆堆帐篷、小屋和运货马车闹哄哄地挤在瓦尔河的河岸上，寄寓着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南非来的梦想家，这些人目光狂热，全都迷上了同一种东西——金刚钻。

杰米·麦格雷戈就是这样一名梦想家。他才十八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身材高大，头发金黄，有一双令人感到惊异的浅灰色眼睛。他身上那股子天真纯朴气质很吸引人；他讨人高兴的那股子热切劲儿惹人喜爱。他生性快活，心中无限乐观。

杰米从父亲在苏格兰高原的田庄到爱丁堡、再到伦敦和开普敦，现在来到克里普德里夫特，走了差不多八千英里的

路。他原来和他的兄弟跟父亲一起在那个田庄里耕作，田庄里本来有他应得的一份，但是现在他毫不后悔地放弃了。他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千万倍的补偿。他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过惯了的安稳日子，来到了这个遥远的举目无亲的地方，因为他梦想有朝一日会富有起来。杰米不怕吃苦，可是耕耘阿伯丁北面石头小田庄得到的报偿实在少得可怜。他和他的兄弟，他的玛丽姐姐，他的母亲和父亲一起从日出干到日落，却拿不出什么收获给人家看看。有一次他到爱丁堡赶集，看到了种种奇珍异宝，只要有钱就买得到。你身体健康，金钱能让你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你生了病，金钱会满足你的种种需要。杰米瞧着他的朋友和邻居们一个个在贫困中生活，在贫困中死去，他已经瞧够了。

他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人家说起南非最近一次挖掘金刚石狂潮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南非那边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松散地埋在沙土里。据说整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宝物匣子，正等着人去打开。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吃过饭后，他跟家里人谨慎地提起了这个消息。在简陋的木头厨房里，全家围坐在还未收拾的饭桌旁，杰米开口说起来，声音怯生生却带着骄傲。“我要到南非去找金刚石，下星期就上路。”

五双眼睛紧盯着他，好象他失去了理智。

“你要去追寻金刚石吗？”他的父亲问他。“你准是疯了，小伙子。那不过是个神话——是魔鬼在诱惑人们抛开诚实的生计。”

“你为啥不告诉我们，你从哪儿弄得到钱？”他的兄弟伊恩问他，“得绕过半个世界，可你没钱。”

“如果我有钱，”杰米不服气，“我就不去找金刚石

了，不是吗？这里没有一个人有钱。我跟那些人没什么两样。我有个脑袋，我的腰背挺结实，我不会失败的。”

他的姐姐玛丽说：“安妮·科德会感到失望的，她希望有一天能嫁给你，杰米。”

杰米尊敬他的姐姐，姐姐二十四岁，可看上去有四十多。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一件漂亮的東西。“我要改变这种状况，”杰米下定决心。

他的母亲一声不响，捡起里面盛着吃剩的牛羊杂碎布丁、还冒着热气的盘子，朝洗东西的铁盆子走过去。

那天深夜，她来到杰米的床边。她把一只手轻轻搁在杰米的肩膀上，她的力量传到了他的身上。“你干你该干的事去，孩子。我不知道那儿有没有金刚石，如果有的话，你会找得到的。”她从身后拿出一个旧皮夹子。“里面我放了几镑钱，你不要对别人说。上帝保佑你，杰米。”

他动身上爱丁堡去，皮夹子里面有五十英镑。

到南非去的路程艰难困苦，杰米·麦格雷戈费了差不多一年工夫才走完这段路。他在爱丁堡一个招待工人的饭馆里找了个侍者的活，一直干到他的皮夹子里添上五十英镑为止。然后他上伦敦去。巨大的都城，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市声和用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飞驰而过的马车，让杰米感到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到处是华丽的马车，车上坐着漂亮的女人。她们戴着宽大的帽子，穿着旋绕式裙子和扣得高高的精致的小靴。他惊讶地注视着太太小姐们走下马车到伯林敦商场街。街上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银餐具和银盘子，衣服和毛皮，以及各种陶器；还有堆满了神秘的瓶瓶罐罐的药材铺子。

杰米在费茨罗依大街32号一幢房子里找了个寄寓的地

方。每星期要十先令，已经是他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了。他把白天花在码头上，找一艘船把他带到南非去。晚上，他用来观看伦敦城市的奇异生活景象。一天夜里，他瞥见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由侧门走进了科文特加登附近的一个饭馆，一位美丽的妙龄女郎挽着他的手。女郎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上面缀着鲜花。杰米想，那顶帽子如果戴在姐姐头上该有多漂亮啊。

杰米上水晶宫的音乐会去，水晶宫是为1851年的大博览会兴建的。他上德鲁里剧场街去，在剧场休息时溜进萨沃伊歌剧院看了看，那里是英国在公共建筑物上安装电灯的第一家。有些街道已经用电力照明。杰米还听说，有一种奇妙的新机器可以用来跟城里另一头的人通话，这种新机器叫电话。杰米觉得自己正在观望着未来。

尽管有那么多的新发明和种种活动，那一年冬天，英国正处在一次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中期。街上挤满了失业挨饿的人，经常有群众示威和发生街头斗殴。“我得离开这儿，”杰米想，“我来这儿本来为的是摆脱贫困。”第二天，杰米签了合同，当上“沃尔默城堡”号船上的侍役，“沃尔默城堡”号准备开往南非的开普敦。

海路走了三个星期，在马德拉群岛和圣海伦娜岛停泊加煤。时值隆冬，一路颠簸，船一开航杰米就开始晕船了。可是他没有一刻失去兴致，因为每过一天，他离他的珍宝匣子就越来越近了。船向赤道驶去的时候，气候变了，冬天奇迹般地消失，转变成夏天。一靠近非洲海岸，白天和黑夜就变得温热而潮湿。

“沃尔默城堡”号在凌晨时分抵达开普敦，海船小心翼

翼地穿过把大陆和罗本岛麻疯村分隔开来的狭窄水道，在桌湾下了锚。

不等日出杰米已经上了甲板。他心醉神迷地瞧着晨雾初升，高高隐现在城市上空的桌山逐渐显露出来，场景十分壮观。他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海船加速靠岸的那一刻，甲板上挤满了样子非常奇特的人群，杰米以前从未看见过。有各种各样替旅馆拉客的人：黑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和红种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替人提行李。小孩子们前后奔跑，叫卖报纸、糖果和水果。那些漂亮的印欧混血种以及帕西种和黑种车夫在高声招徕乘客。小贩们推着装饮料的手推车，叫卖着他们的货色。空中飞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一群苍蝇。水手和搬运工横冲直撞，大声吆喝着穿过人群，旅客们徒费气力地收拢和守着自己的行李。到处一片喧闹。人们用一种杰米从未听见过的语言交谈。

叽哩咕噜，他一点儿都听不懂

开普敦跟杰米见过的所有地方都大不相同。街上没有两幢房子形状相似。一幢二三层楼高、用砖或石砌的大仓库的紧邻，是个小小的白铁皮下等饭馆；下等饭馆旁边，是间珠宝店，窗户镶着手工吹制的平板玻璃；珠宝店隔壁是个小果摊，果摊一侧却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烟草店。

杰米瞧挤满街的男女和小孩，瞧得晕头转向。他看见一个卡菲尔族人，脚上穿的是一条苏格兰七十八高地联队军人的旧格子呢裤子，身上却套着一条当大衣的麻袋，麻袋剪了几个洞，让头和手伸出来。走在卡菲尔人前面的是两个中国人，手拉着手，穿着蓝色的罩衣，辫子仔细盘在头上的尖顶草帽下。还有身躯高大，脸庞红润的布尔族农民，头发让